

SIZHENGXUEJICHU

思
政
学
基
础

及海龙 / 著

修订版

中国工人出版社

X I U D I N G B A N

思政学基础

(修订版)

及海龙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SIZHENGXUEJICHU

● 及海龙/著

思政学基础

修订版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政学基础/及海龙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0. 8

ISBN 7-5008-2364-9

I. 思… II. 及… III.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国
IV. D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557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电 话:	(010) 62005042 (发行部) (010) 62005031 (编辑室)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鑫欣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420 千字
印 张:	18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24.80 元



DAQUESHUENQI DAQUESHUENQI LUANWEN DAOLXIE CONGSHU

大学生全程论文导写丛书

总策划 谭平

谨以此书
献给新世纪
和新世纪里
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人们

FLS 1/11

致 谢

中共中央党校张蔚萍教授，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思政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是当今思政学界的执纛人物。先生一贯主张科学研究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认为这是推进思政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先生对本书的高度评价和热情支持，即是他治学态度的明证。在此，我特向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

北京师范大学严春友教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27岁即与王存臻合作创立了“宇宙全息统一论”，在我国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他以局外人的身分和哲学家的目光对本书及作者的评价，是对初创中的思政学和作者本人的最大支持。在此，我特向严教授表示深深的谢意。

中国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赵长安先生和本书初版与再版责任编辑张清濂编审，都是有着几十年工作经历的资深报人和编辑，他们对本书的再版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很大的支持。因为他们确信，思政学是一门有光明前途的科学，他们愿为这门科学的创立做出贡献。在此，我特向两位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的朋友葛清连先生，一生热爱书画和篆刻艺术，业余

时间几乎都用在艺术的探求上，终于学有所成，成绩斐然。为了表达对我的支持，他热情地为本书和《信息子论》一书篆刻印章。在此，我特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

作者

1999年10月

再版前言

《思政学基础》出版后，得到不少专家、学者和教学、科研部门的关注和支持。同时，我也听到一些批评意见。有人说：“思想政治工作本来很简单明了，《思政学基础》弄得太复杂了，用得着这么复杂吗？”更多的意见则是说《思政学基础》太深奥，看不懂。对此我也进行了反思，但是，我始终认为理论必然具有复杂性、深奥性。其中的原因并不是由理论本身决定的，而是由理论研究探讨的对象决定的：宇观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相对论的复杂性；微观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量子论的复杂性；宏观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混沌理论的复杂性，等等，就是明显的例证。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是如此，研究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从广义上讲，社会现象也是一类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更是如此。思想政治问题作为一类信息，其萌生、扩散、排除或预防是一系列变动不拘的社会现象，其复杂性不言而喻。此外，之所以有人认为《思政学基础》深奥难懂，恰恰证明了一个事实：自古以来，我们民族太偏重实用，太缺乏理性思维的传统。五千年来，可曾在我们的土地上问世过像《形而上学》《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纯粹理性批判》《大逻辑》《小逻辑》这样的哲学著作？可曾在我们的土地上诞生过像写出上述著作的亚里士多德、狄德罗、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长久以来，

我们都把《论语》《老子》等奉为哲学圣典，但扪心自问，它们能算是哲学著作吗？恐怕不能。确切地说，它们只能算是包含有哲学思想的散文集、诗歌集。如果凡是包含有哲学思想、哲学观点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为哲学著作，那么哲学和文学的界限又在哪儿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认识上的混乱，可以从多个方面找出多种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和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弄清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理论”，什么是“思想家”，什么是“理论家”，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有关。

所谓思想，广义上讲，是指人脑对信息子世界（包括人脑在内的信息子世界）的一切反映的总称。狭义上讲，则仅指作为认识主体的某个人，在对某件事情（或某类事情）的认识中得出的某个（或某类）见解或观点。其中，既包括正确的见解或观点，也包括错误的见解或观点，还包括正确与错误混同的见解或观点。概念，则是思想熔炼升华的结晶。所谓理论，就是指人们对信息子世界的认识中形成的各类系统的、具有内在逻辑的思想体系（或概念体系）的总称。具体到某一个理论，则是指人们对信息子世界的认识中形成的某一类系统的、具有内在逻辑的思想体系（或概念体系）。由此可见，思想是构成理论的基础，是理论的细胞，理论则是具有内在逻辑的系统的思想。由于思想本身具有抽象性，所以，抽象性、系统性和内在逻辑性就成了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具有的三个基本特征，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特征都不能称为理论。如同思想有正确、错误，亦正确亦错误之分一样，理论也有正确理论、错误理论，以及正确与错误混杂的理论之别，但是不管哪种理论，都必须具备上述三个特征。弄清了思想和理论的内涵与关系，也就弄清了思想家和理论家的内涵与关系。因为，凡是能够在对信息子世界的认识中，提出一个个具有独到见解或观点的人（而不是仅仅提出几个独到见解或观点的人），都可称为思想家。但是，思想家提出的那一个个思想间未

必都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思想家完全可以针对不同的（或相同的）事情，提出不同的独到见解或观点。理论家则不同。理论家首先必须是思想家，但他提出的又不是一个个孤立的、毫无内在逻辑联系的独到见解或观点，而是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一系列的独到见解或观点。因此，理论家不是一般的思想家，而是那些能够提出系统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一系列思想的思想家。既然凡是理论都具有抽象性、系统性和内在逻辑性，所以凡是理论也就必然具有复杂性和深奥性，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一种理论除了创立者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理解它、接受它，那么，这样的理论再好也不能称为理论。曾被著名物理学家玻恩誉为“人类思索自然中的最伟大的功绩，是哲学领悟、物理直觉和数学技巧最惊人的结合的”广义相对论，可谓艰深（M·玻恩：《我们这一代的物理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39页），但它毕竟能为除创立者爱因斯坦之外的物理学家看懂并接受。据说，1919年英国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会场内盛传只有三个人懂得广义相对论。于是，有人便去问被誉为广义相对论最伟大的卫士的物理学家爱丁顿：想必您一定是这三个人中的一个了？当时爱丁顿不无幽默地说，我正猜这第三个人是谁呢？如果自1916年广义相对论发表至今，除爱因斯坦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理解它，接受它，那么，谁还能把广义相对论奉为理论！《思政学基础》作为由众多概念、范畴和规律构成的抽象的系统的逻辑体系，自然具有复杂性和深奥性，但它又绝对没有广义相对论那么复杂、深奥：一则是它的创立者没有掌握更为高深的数学、物理等学科知识，尚不具备使它更具复杂性、深奥性的本领；二则是它一经问世，看懂它的就不止三人。不过，考虑到读者阅读理解的方便，也为了使思政学的基础理论体系更趋完整，我还是利用这次再版的机会，对《思政学基础》一书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和增补。

再版的《思政学基础》，连同导言共有 11 章。从界定思政学的研究对象开始，对有关的概念、范畴和规律作了论述。

我在导言中强调指出，思政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像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是研究“人的思想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以及党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因为，规律在没有被揭示出来之前，人们不知道它为何物，故无法对其进行研究；而规律一旦被揭示出来，又无需人们再对它进行研究，此时人们惟一应作的是如何遵循规律的客观要求行事，以免遭受规律的惩罚。因此，如果把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规律”，则无异于从一起步就把这门学问的研究导入了歧途。我认为，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只能是思想政治问题这类信息的萌生、扩散、排除或预防这样一组动态的现象系列。或者说，这门学问只能是一门关于思想政治问题这类信息如何萌生、如何扩散，以及如何排除或预防的科学。因此应该将其称为“思想政治问题学”，简称为“思政学”。确切地讲，对思政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可称为我的一项发现，但绝非是一项发明。

在思政学的研究对象界定后，本书第一章探讨了场际空间理论，给出了场际空间的定义，探讨了场际空间的构成要素和各类要素对场际空间的作用，以及场际空间的类别，从而为思政学的建立搭就了舞台。第二章给出了思想政治问题的定义，并从主客体结合的角度，立体地探讨了影响思想政治问题萌生的各种因素。第三章、第四章对思想政治问题的扩散载体、扩散形式、扩散类别，以及扩散结果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不论是哪一类思想政治问题，其扩散结果都是形成场际范围。第五章工作主体论，给出了工作主体的定义，划分了工作主体的类别，分析了工作主体的功能、性质和任务。第六章侧重探讨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定义、性质和主要类别划分。第七章、第八章主要探讨了影响思想政治工作展开以及影响已经展开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否取得预期

结果的三类场际条件——工作主体条件、场际空间条件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第九章探讨的是正在展开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产生的场际作用问题。第十章探讨的是已经结束的思想政治工作产生的场际效能问题。总之，由上述各章构成的《思政学基础》一书，建立起一个抽象的、系统的、逻辑严谨的思政学基础理论体系。若打个比方，思政学基础理论体系就像是一棵根植于沃土之上的参天大树。场际空间论犹如大树赖以生长的土地，萌生论犹如大树的根须，扩散论犹如树的枝干，工作主体论和思想政治工作论犹如树冠，场际作用论和场际效能论犹如树影，而场际条件论则犹如大树生长所需的阳光、空气和水分。如果说“法学基础”是法学的哲学，那么“思政学基础”就是思政学的哲学，是指导思政学其他各门分支学科赖以建立的基础理论。

长期以来，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包括在社会科学范畴内的各门科学均具有阶级性。现在看来，这种认识确实带有某些片面性。全面地、客观地说，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内的各门科学，其内容既具有阶级性的一面，也具有无阶级性的一面，而且占比重较大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思政学也不例外。读者不难发现，以建立工人阶级思政学为目的的《思政学基础》一书中提出的概念、范畴和规律，基本上都可以为任何一个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所用。或者说，任何一个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都可以以《思政学基础》为指导，展开隶属于他们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以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凡是那些不懂得自觉地、主动地展开思想政治工作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都是幼稚的、不成熟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都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正因为列宁充分看到了社会科学具有无阶级性的一面，所以才向工人阶级发出必须继承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的号召。如果由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创立的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内的各

门科学都具有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性，或者是都具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性，那么，工人阶级又怎么能够对它们予以继承呢？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继承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就因为它们包含着大量的无阶级性的内容。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中的各门科学是如此，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中的各门科学亦如此。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才大声疾呼：不仅自然科学家的工作是为全人类服务，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也是为全人类服务；不仅自然科学家的工作成果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社会科学家的工作成果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社会应该像重视自然科学那样地重视社会科学，应该像尊重自然科学工作者那样地尊重社会科学工作者。

时至今日，人们普遍认识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的必要性。虽然我在撰写《思政学基础》时并没有刻意追求二者的结合，但当书成之后自己却发现，《思政学基础》实乃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产物。因为，当我把思想政治问题作为一类信息来对待研究时，即已暗合了信息论。当我将思政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思想政治问题这类信息的萌生、扩散、排除或预防这样一个动态系统，即这样一组动态的现象系列”时，又无意中扣住了系统论。当我将思想政治工作定义为“在具备了一定场际条件的前提下，作为施控者的工作主体选择适当的途径和手段，作用于作为受控者的工作对象，以期引起受控者发生预期变化的主动行为”时，即已吻合了控制论。任何一个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展开的任何一项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都是工作主体对工作对象的一种控制，但这种控制不同于工人对机械的控制。如果将工人对机械的控制称为硬控制，那么，工作主体对工作对象的控制就是软控制。现在想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所以会结合在《思政学基础》中，不能说和我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久不衰的浓厚兴趣无关。当然，这种结合并不是照搬、照抄自然科学中的概

念、术语，而是一种研究方法。

《思政学基础》（初版）问世前后，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论著，内容大多是对思想政治工作历史的回顾，经验的总结，方法的罗列与阐述，以及对有关政策、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诠释和注释，并没有全面地系统地回答思政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这个根本的理论问题。至今思政学理论研究迈得步子不大，以至连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都发出了要不要更换思政学名称的疑问就是明证。此外，这些著作研究的多是政治问题的排除或预防，很少涉及政治问题的萌生和扩散或没有涉及政治工作展开过程中和政治工作结束后将会产生怎样的效应问题。实践证明，无论这样的研究多么精细，也难以建立起思政学基础理论体系。例如，虽然1973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过程中，我就已经揭示出了四节律，1985年在为培训党支部书记撰写讲稿时，我又揭示出了五易律，但当时却未能由此前进一步，抽象出思政学的概念、范畴和学术语言，更没能建立起思政学基础理论体系。

我曾在拙作《信息子论》一书的前言中指出：“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如果不坚持‘立字当头’的哲学，如果迟迟建立不起自己的新世界（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新世界），那么，被打碎的旧世界的复辟就是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无论对玻璃杯批判得如何彻底，甚至砸碎它，把它碾成齑粉，但是，如果研制不出比玻璃杯更好的代用品，那么，这种‘破’就是徒劳的。”国际工人阶级事业发展到今天，已由昔日的如火如荼变成了红帆数点，此情此景，不能不引发人们浮想联翩，勾起人们对历史的沉思。人们不禁要问：工人阶级的革命会不会变成历史上的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纵观几千年的人类阶级史，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可谓壮观、惨烈。从斯巴达克到普加乔夫，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

多少奴隶、多少农民在反抗中献出了生命，真个是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但古往今来，环球却找不到一个由奴隶建立的国家政权得以长久，也找不到一个由农民建立的国家政权得以长久。身无分文、居无片瓦的朱元璋，领导元末农民起义建立了大明政权，而实际上这个政权尚在襁褓中就已变成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似乎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何也？皆因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的大多数领导者和参加者，谋的、为的都是如何尽快地“先天下之富而富”，如何尽快地使自己成为属于社会少数的财富敛聚者和政治统治者。由这些人领导的革命自然建立不起、也不可能建立起奴隶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或者是农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遗憾的是，无论当时的人们还是后来的人们又都无权责怪他们，因为谁也无法使他们超越时代，谁也不能使他们摆脱历史的局限，更不能令他们抗拒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今，由列宁领导的、俄国工人阶级首创的苏维埃政权消失了，东欧各国工人阶级建立的国家政权也消失了。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滋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新权贵成了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难道这真地预示着工人阶级也逃脱不了奴隶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历史结局，也不能长久地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政权，人类正在经历的这个历史时期，注定是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成为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全世界所有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的人们都在翘首祈盼，渴望答案。可以告慰昨天和今天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自打举起红旗之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从没有产生过想当地主、资本家的邪念，更没有实施过想当地主、资本家的行为。不仅如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党内那些想当地主、资本家的分子从不姑息迁就，从刘青山、张子善始，总是发现一个清除一个，发现一批清除一批，绝不留情，绝不手软。毛泽东为此甚至不惜冒身败名裂的风险，晚年导演了一幕虽有悖于社会发展规律，却无悖于他改天换地的崇高理想的历史悲剧。但

是，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他对中华民族，对中国工人阶级事业的忠诚却是苍天可鉴！今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决心继承毛泽东及其战友的遗愿，将创建工人阶级新世界的事业进行到底。《思政学基础》的问世和再版，只不过是这伟大事业增添的一块砖瓦。放眼未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最终而来的，必将是全球思想、文化的一体化。也许这个过程将要经历数百年、数千年，但是谁也无法阻止它的最终到来。届时，人类必将进入全球一体化的共产主义社会！

作者

1999年5月6日

记于京城·顿悟庐